

田
頭
偶
語

与钱松岳同志的对话

赵沛



田頭偶語

——与钱松喈同志的对话

赵 沛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田 头 偶 语
与钱松喆同志的对话

赵 沛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 插页 4 字数 42,500
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198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4,200 册

书号:8100·024 定价:0.35 元

前 言

一九六八年，我下“五七”干校，地址在镇江蚕种场。踏进大门，猛然想起太史公身蒙不白之冤，惨遭下“蚕室”的奇耻大祸。我是真正的下蚕室，是真正的春蚕吐丝，衣被人类，而且是传播种子之室，这就先给了我以莫大的鼓励。

我和赵沛同志等四人，都编入老弱病残之列，另居一处。他们都是病号，我独须发皓然是七十衰朽之躯；但也有新伤。由于隔年下金坛的朱林乡下，数九严寒，被迫在大河边、北风口，敲冰洗菜，十指患了严重的关节炎，摧毁了我为人民服务而作画的双手。

老赵与我联床而睡，既是文艺难友，又都操着江南乡音对话，似乎增加一个亲密条件。我们都被赦免体力劳役，除学习外，绝大部分时间闲着。因此二人常常溜出大门，遍踏附近山巅水涯，江边田头。老赵是重病号，不能远行，时至冬天，二人老在向阳背风的田埂下，席地而坐，既然接耳，也自然而然地偶语，竟是二人生平难得的偶语。当然“莫谈国事”，沾不得一丝政治的边。“三句不离老本行”，我一无所能，只能涂涂抹抹；老赵是作家，又爱画，一谈，便开门见山。二人都靠笔杆为生命，一日丢开笔，等于一日停止脉搏。老赵只要有一支笔，到处可以着手成章；我作画没有一定的物质设备不行。他偷偷地写，人如果见了还以为他在写检查（没完没了的追写检查，是当时折磨人的一种方式）。我作画，一摆开摊子，人家必然见到，定会讨个没趣。不能画画，只能话画，过瘾。野旷人稀，周围更无生耳之墙，偶语保险不会弃市。这样一对呆头，偶坐田头，白白消磨尺璧般的寸阴。

我只罗罗索索，无聊而已，老赵却在雪虐风饕中，写作不息。时隔十二年后的今天，他把当时和我对话的记录，名为《田头偶语》寄给我看。晴日满窗，开卷重温旧梦，恍如隔世。不过我在当时信口开河，书中如有不妥之处，应由我个人负责。

老赵啊！当时我们呆坐田头，不是眼睁睁等着冬尽春来吗？现在居然春光明媚，站起来吧！向前看！

钱 松 岳

1979年10月于南京

仰鏡金瓶筆揮墨

寫畫家許叔眉先生肖像

乙卯年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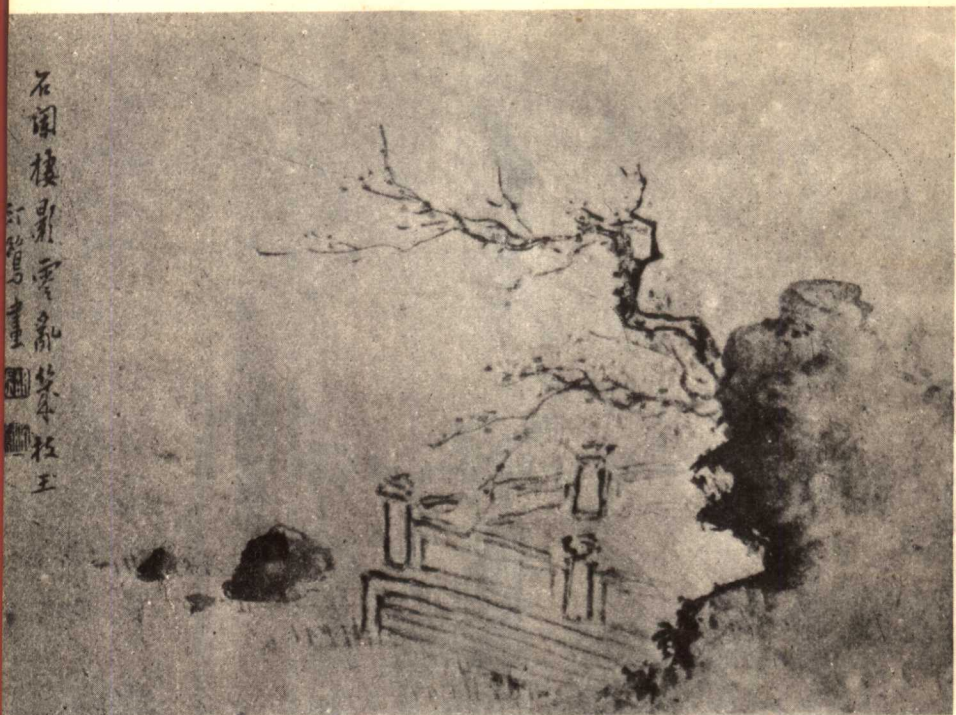
泰山頂上一青松

錢松岩 作



鍾 馗

毕笠漁 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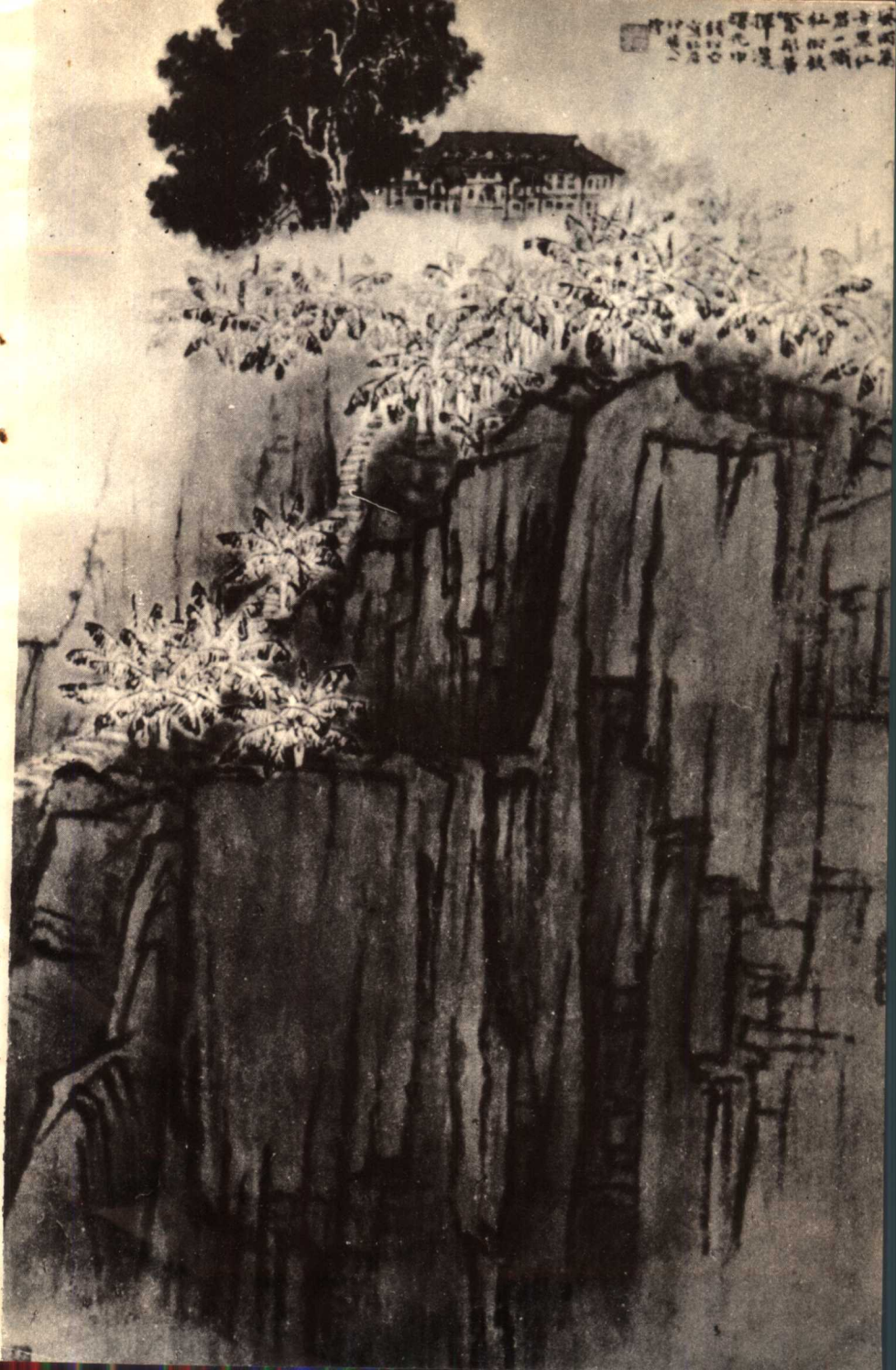
石阁楼影另乱几枝玉

胡汀鹭 作

红 岩

钱松岩 作 →

紅樓夢
卷一百一十五
回末





梅园新村革命纪念馆

钱松岩 作

目 次

前言	钱松喈
深邃的眼睛	1
丢掉工具的渔人	10
山泉喷涌	14
曲折的路程	28
星河上的乌云	36
无名山上	40
画家在群众中	45
“历尽沧桑不改容”	52

深邃的眼睛

江边飞来了一群黑阵阵的风鸦，那领头的一只尾巴向下一掠，跟在后面的也侧转翅儿，兜着圈儿，缓缓地飘落在收割后的稻田里了。那坦荡的田野，一下子铺上了一朵朵浮动的乌云。

这是一九六九年的初冬，我与钱松岳同志同在省“五七”干校，那是在镇江郊区四摆渡一片烟树苍苍的蚕种场里。这天有个机会，我们翻过了桐叶飘零的后山，转过了一条浮萍花开得象一盏盏绿釉灯火的小溪，来到一丛甘茅下看起风鸦来。

钱老的宽脸盘罩在有耳垂的棉帽子下，朦胧的眼睛眯成黑缝；那条藏青色的薄棉袄，溅上了星星点点的泥花花，脚上黑斜纹布的蚌壳棉鞋，也是湿漉漉的，要不是看他披着件玄色哗叽的皮袄，那模样儿很象个拾掇了园地下来的老菜农。他把肿胀得象冰糖葫芦的手叉在额头上，把下垂的眼帘向上拢起，〔注〕凝视着将稻杆桩桩啄得一蓬蓬烟的风鸦，叹息着说：

“风鸦还有合群性，不会尔虞我诈！”

我知道老人又陷在痛苦的漩涡里了，便指着身后那峭壁垂直的复舟山，引开他思路道：

注：钱老患有严重的眼皮下垂症。

“瞧，这山有点儿气概吧？”

他取下棉帽子，遮住迷眼的阳光，那飘上眼睛的云雾，象被风吹散了，低沉的噪音，也变得清亮了，那是宜兴口音里带有无锡腔的土白，充满着苏南话那种温柔的韵味。

“哦，有点儿气概，不过比起北方高山大岭来，还只能是小巫。黄山呀，华山呀，泰山呀，直上几千尺，一排几十里，那千岩万壑，不管你想象力怎样丰富，也是虚构不出来的。拿秀丽来说，不到峨媚，是领悟不出‘峨媚天下秀’的。要深入其境，看到了奇峰幽谷，怪石流泉，才能理解出这个秀字来。”

钱老是蜚声国内外的山水画家。他在笔墨技法上，闯出了山水画用重彩和水墨相结合的新路；创造了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和中国民族风格的新山水画。为中国山水画的推陈出新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但是，正当老人意气风发地向新的高峰攀登时，脚下的大地爆炸了，那带着高温的冲击波，不但把他的画室震倒；将画稿呀，画笔呀，调色盘呀震碎，而且也把他从画桌上扫荡出来，成了一艘断墙折橹的船，在暴风雨里沿着陡峭的港湾飘泊。痛苦占据了那个身材魁梧、思想方正的老人。他几乎失去了自制力，似乎象一缕轻烟，只要有一阵微风，就会吹得永远失去了影儿。整天不说一句话，站在那里，就象一支被风雨剥蚀的华表；坐在那里，就象个寒森森的土墩墩。而那宽脸盘上纵横交错的皱纹，就象山水画里的“斧劈”，粗硬僵直。有人说他朽木不可雕了，然而这只是笼罩在他外表的阴云迷雾，只要你不是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势，以鸣鞭为职业的，在背地里一跟他谈到艺术，就象燧石碰上火镰，阴云立即被火花驱散了，迷雾也消失了，“斧劈”也变成了柔和的“行云流水”。僵硬的手也灵活地上下比划起来，做出了帮他表达意思的手势。一个大艺术家的形象，便神采飞扬地显出来了。

我虽然不懂画，但我爱好画，我象许多人那样更爱护这个对祖国艺术有过卓越成就的老人。我的痛苦在他的痛苦前，也就变成不足道的微尘了。我没有移山填谷的神通能改变他的处境，只是一有机会，便和他到蚕种场附近的山麓下，疏林里，岗峦上，去转转串串，用谈画来忘却精神上沉重的压抑。

活动在稻田里的风鸦，有一只“呱”地一叫，其它的也“呱呱”鼓噪开来。那首先开声的两脚一挫，箭似地射入空中去了，其它的也嗖嗖轰了上去，田野又变得空空荡荡了。

我恐怕又会引起老人的感慨，便从商代青铜器上繁缛的花纹，谈到简练的汉代石刻，最后问道：

“钱老，在油画里，画肖象要研究人脸结构、表情和特征；画海洋要研究波浪的结构和运动，中国山水画如何研究生活呢？”

他的思路，被我引到这方面来了，说道：

“山水画范围上至日月星辰，下至山川草木，花鸟虫鱼，人物屋宇。画是艺术，不是摄影，也不是地图，国画家为什么在落款中用‘写’，不用‘画’，这就是画家研究了生活，用对象来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。当然，研究生活，首先要了解生活，熟悉生活，”他走到一堵土坡前，反剪着手，端详了一阵，指着坡上被山水冲刷出的褶皱：“你看，这沟沟的形象，不象荷叶皱、解索皱嘛。笔下的丘壑，是生活里提炼的呀！记得前几年我到太湖写生，那里的沉积岩，风化后形成方解石，好象倪云林的折带皱；洞庭的西山，宜兴的善卷洞，石头都是玲珑剔透的，石纹好象行云流水。唐寅有的皱法就是这样的！”

从江面上吹来的风，带有湿润的水气。那里天底下，是一片象糊了张不透明的白纸，那是长江。空中有雾，江水、帆影、烟树，都沉落在雾气深处，只有一滴象青壳田螺那样淡淡的影子显出来，

那就是神话里白蛇娘娘跟恶僧法海斗法的金山，我惊喜地道：

“金山，金山，金山！”

他用手把下垂的眼帘拢上去，让视野开阔起来，凝视了半晌，下巴上几缕清朗的胡须微微闪动：

“看得清，不过象水印木刻！”

“要是把它放在国画里，虽然是个模糊的影子，也要看出它是金山吧？”

“是呀，观察入微，这是民族绘画的优良传统。石涛有幅画，屋上的瓦片儿都是向上扣的‘翻鸡毛’，我总以为这和尚怪诞。有一年我到连云港写生，看见山坳里有不少房子，瓦片儿也是‘翻鸡毛’，才知道他是有根据的。再拿石溪来说，过去我非常欣赏他的颤笔，总以为是他的独创。后来到了南京郊区牛首山，那里有座庙宇是石溪当年出家的地方，发现周围山石，有不少肾形铁矿石，才明白石溪是根据这石头结构，提炼出了自己笔墨，并不是他凭空臆造的。”他沉吟了半晌，又补充道：“露头铁矿石，长期暴露在地面受到风雨的剥蚀，起了氧化作用，石面上到处都是疙瘩纵横交错的裂缝，用颤笔来表现是很适当的，不过老年人腕弱，也会出现颤笔。石溪为什么用颤笔，二者必居其一，可惜大和尚早已圆寂，无法叩问了。”说罢，眯缝眼睛，哈哈笑了出来。空气一下子轻松了。

树林外，飘来了清脆的笃笃声，好象啄木鸟敲击树木的声音，又象山石从坡上滚落下来的响声。

一条角儿弯弯的黑牯牛，从树林外的烟光里闪出来了，那笃笃声是它蹄子敲打着山路，牛身后跟着个披着羊皮袄的老大爷，手里晃悠着一根枯树枝儿，把牛吆到塘边浅滩上来饮水。

钱老又活跃起来了。如果说童年的天真能在老年时再现，那

他现在就忘记了严峻的岁月，忘记了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轭头，而象在私塾里读书时的稚子那样，露出了缺左边门牙的嘴巴，拖长声调哼出来：

“伟哉，牛呀！”

他又把我的肩头一拍：

“你老赵，我老钱，叨光列在《百家姓》前列，要真正学习这条大牯牛，也不是容易！”

他似乎还怕我不理解话的意思，又解释道：

“过去有人称牛为‘黑牡丹’，倒不是它有牡丹那样的雍容华贵，而是指它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的精神！”

如果这话出在五年前，或者十年后，那是并不惊人的，但是，要知道这是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到处设立着要摧毁人类信仰、意志、精神的“牛棚”时，这话就不一般了。

浅滩上，零零落落地印着大雁宿夜时象枫叶那样的脚印，现在印上了一瓣瓣圆兜兜的牛蹄印，仿佛添上了一堆堆山石。

按照我的设想，牛饮起来一定是狼吞虎咽的，因为在文学作品里，形容人的豪饮，总是用牛饮来比喻。而眼前这条大牯牛，先是挺庄重地把下颌凑在水波儿上，然后斯斯文文地不慌不忙地“嘶”地一声长吸，就抬起下颌，伸出舌头，撩撩鼻孔歇歇气，才又斯斯文文地再来一声长吸，完全是一副从从容容的稳重劲儿，根本不是狼吞虎咽的。

我想起高尔基的著名小说《二十六个与一个》，因为壁炉的位置错了，还被托尔斯泰指为不真实，就道：

“在山水画里，形象表现的正确性，这很重要吧？”

他眉毛风趣地一耸一耸，伸开手掌在太阳穴上磨了几磨：

“形象表现不正确，要闹笑话呀！拿我自己来说，原来总以为